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賜進士及第高第等第皆從君都御史蔡濟湖北湖廣地方事務兼提舉學士等事

宋紀三十

起元默用敦正月歲昭陽赤奮若六月凡一年有奇

眞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大中祥符五年

道開泰元年

春正月癸酉命晁迥劉綜李維

孫奭同知貢舉帝作詩助以掄材之意始遣內臣二員

承受奏報 乙亥兵部尚書致仕宋白卒贈左僕射有

司議諱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不當獲此寵遂

改爲文安 賜處州進士周啟明粟帛轉運使陳堯佐

表其行義故也 戊寅雨木冰壬午河決棣州 癸未

女真部長貢於遼乞授爵秩 乙酉并州上芻粟數可

給四五年帝曰河東仍歲豐穰儲峙尤廣自今諸路稔

歲宐以時積穀爲凶年之備 戊子遼主獵於邁合噶

林舊作買曷
魯林今改庚寅遼主祠木葉山 戊戌著作佐郎聯

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

東推禹故道挾御河減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

之閒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

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折一渠正北稍西徑衡漳出邢洺

如夏書過洛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入於海

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
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
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
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十里引河水正北
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徑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
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徑清豐大
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
北至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
稍西五里廣漢與汴等合御河道通大伾北卽堅壤析
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漢與汴等復東合大河兩渠分流

則西三分水猶得注瀘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北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濶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淩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隄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遼之利也兩漢以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攷圖志九河竝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舍大伾之故道發頓邱之暴衝則濫充泛濟接聞於世夫平原而北地勢浚下泄水甚易故滄德之間舊障

皆完滑臺而北地形高平入海稍難故齊棣之間游波互出若放河北下則其利甚詳惜哉河朔平田膏腴千里而縱容敵騎劫掠其閒是授勝地於契丹借敵兵爲虎翼漢賈誼晁錯不及此議者以河水未東故也唐戴胄馬周不及此議者以守在幽北故也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則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適足以誨盜而招寇矣詔任中正陳彭年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爲六則沿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

難於隄防亦慮入溥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
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
民田頗爲煩費其書并圖雖興行匪易而博洽可獎望
送史館從之 二月壬子遼主駐瑞鹿原 癸丑帝謂
宰臣曰聞貢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閱視慮其挾藏書
冊頗失取士之體宜令止之先是直史館劉錯請挾書
并同係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八人并
同係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帝特令赴
殿試乃詔禮部別加裁定罷同係殿舉之制 壬戌令
禮部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進內帝將親試貢士慮其

重複故也自是爲例 甲子以侍御史宣城趙楨爲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帝諭楨曰蜀去朝廷遠民間事有可更置者悉條上之楨至部事無大小悉心究訪至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誣服又合其辭若無疑者楨通行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己丑帝親試禮部合格貢舉人始摹印詩賦論題以賜官給紙起草賜進士建安徐奭等及第出身有差 三月乙亥遼主如葦澤丁丑遼封皇女八人爲郡主乙酉遼主詔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禮命北宰相駙馬蘭陵郡王蕭寧

樞密使邢抱質督有司具儀物 丁亥遼皇弟楚王隆
祐徙封齊王畱守東京 夏四月庚子高麗王詢遣蔡
忠順奉表於遼請稱臣如舊遼主命詢親朝 壬寅李
德明進良馬於遼 戊申命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尙書
向敏中守本官平章事敏中再掌畱任厚重鎮靜人情
帖然帝嘉之故復相 三司請民有販茶違法者許家
人告論帝曰此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也不許 王嗣
宗知鎮州與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邊肅爲代二人素不
相能肅嘗以公錢貿易規利又遣部吏彊市民物嗣宗
以聞有司請逮繫帝曰肅在近職朕不欲使之屬吏又

念其頃守邢州有固禦之勞乃命劉綜任中正以嗣宗
奏示之肅盡引伏乙丑坐奪三任授岳州團練副使不
署州事嗣宗嘗自言徙種放掘邠狐及案肅爲去三害
先是肅知邢州澶州之役帝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偃
南保它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鬪諸門悉所部
兵陳以待之騎傅城下肅與賊小勝遼師引去 五月
戊辰朔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 遼主還上京命裴元
威邢祥知禮部貢舉放進士十九人及第 遼以駙馬
蕭紹宗爲鄭州防禦使 帝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卽水
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令

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仍出種法付轉運使
揭榜諭民其後又取種於玉宸殿 乙亥遣以邢抱質
爲大同軍節度使 戊寅以修儀劉氏爲德妃 知袁
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帝曰若是則盡廢
耕農矣不許 六月壬子丁謂言天書閣堊柱直起氣
千餘條青紫黃白相閒又吐白光若銀絲上有輕白雲
覆之俄變五色帝作瑞應詩賜近臣和 諸州言歲豐
穀賤成請博糴帝慮傷農卽詔三司使丁謂規畫以聞
謂言莫若和市而諸州積鎰數少癸丑出內藏庫錢百
萬貫付三司以佐用度 修國史院言所修禮志舊日

歷止存事端并令禮院取索國初以來禮文損益沿革
制作之事及論議評定文字或慮尙有遺落致國家大
典有所不備龍圖閣待制子爽見判禮院浚於經術禮
樂精博望專委檢討供報從之 錢唐林逋少孤力學
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初放游江湖間久之結廬西湖
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轉運使陳堯佐以間庚申
詔賜粟帛長吏歲時勞問 壬戌令樞密院修時政記
月送史館先是樞密院月錄附史事送中書編於時政
記及是王欽若陳堯叟等請別撰從之樞密院時政記
始此 是月遼主駐上京 秋七月戊辰新作保康門

于朱雀門東徙汴河廣濟橋于大相國寺前榜曰延安
又作橋跨惠民河榜曰安國時將建觀以奉五嶽故開
此門尋命丁謂等就奉節致遠三營地及填乾地之西
偏興築內侍鄧守恩董其役 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
言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
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
人風俗不激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
臣請輟近侍率先具寮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
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浙大郡方切擇人苟有闕
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帝以知白累受外任

方在要職不許辛未命知白同糾察在京刑獄 壬申

上封者言諸州軍司法參軍多不得其人致刑法差枉
望令吏部銓司謹擇明法出身者授之帝以示輔臣王
旦言明法雖習律文亦須有才識頃法官闕多取屬縣
簿尉習刑名者代之今請令銓司參酌施行從之 癸

未慶成軍大寧宮廟成總六百四十六區 遼進士康

文昭等坐論知貢舉裴元感邢祥取士私曲祕書省正
字李萬以上書詞涉怨訕皆杖而遣之 遼自蕭託雲

舊作圖請設準布舊作阻節度使部民苦節度使之暴

相率謀亂是月舍哩舊作石太師阿勒岱舊作阿里因

烈今改

底今改

眾怨殺節度使巴安

舊作霸 暗今改

屠其家以叛託雲討之阿

勒岱奔烏嚕多城

舊作高魯 朶城今改

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準

布諸部執阿勒岱以獻已而諸部悉叛圍託雲於哈屯

城

舊作可敦 城今改

勢甚張託雲使諸軍齊射卻之屯於烏嚕

多城

八月丙申朔日有會之

致異道史不書是 年日會今從宋史

丁

酉詔學士院青詞齋祝祭文止稱皇帝無列尊號

戊

戊左僕射張齊賢以司空致仕還洛陽入辭方拜而仆

帝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盞坐茵爲三以優之

知昇州張詠頭瘍甚飲會則楚痛增劇御下急峻賓寮

少不如意者動加詬詈人頗少之詠累求分務西洛王

寅命工部侍郎薛映代之詠既還不能朝謁卽命知陳州映至昇州言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調帝覽瞿然曰此豈朝廷所知邪遂詔諸州條上悉調之初議鑄玉清昭應宮正殿聖像令江淮發運使李溥訪巧匠得杭州民張文昱等就建安軍西北小山置冶溥領視之丙午溥奏道場有神雀異光慶雲之瑞詔修宮使丁謂馳往醮謝溥與謂相爲表裏多載奇木怪石括東南巧匠以附會帝意謂復言溥監鑄聖像蔬食者周歲詔獎之帝作祥瑞論勤政論俗吏辨賜輔臣人一本因曰如聞中外有議朝廷崇祥瑞親細務者著此曉之輔

臣請示百官立石國學帝多行矯誣之事心不自安故
有是論 丙辰知制誥王曾判大理寺判寺舊用郎官
帝欲重其任故特命曾對便殿諭之曰天下之命繫於
獄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辟奏寮屬
遂著爲令 己未高麗王詢遣刑部侍郎田俱之奉表
於遼稱病不能朝遼主怒命取興化通州龍州鐵州郭
州龜州六城張異遼主命取六州地高麗史作六月徐氏後編連繫於四月今從遼史甲
子上封者言伏觀文武以郊禋誕節補任子弟官者多
年在幼稚坐倉廩糧有窮經潦倒之士下官沈滯之人
常增浩歎望行條約帝令輔臣議其事特隕年立制議

尋不行 是月遼皇弟齊國王隆祐卒輟朝五日贈守

太師諡仁孝 九月戊子以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

欽若戶部尚書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竝依前官加檢校

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院使僉署樞密院事馬知節爲

副使儒臣入樞密兼使相自欽若堯叟始致異五代時樞密掌兵兩

權在宰相上其帶平章事者亦謂之使相宋初雖以樞密與中書竝稱二府而委任輕於中書至是欽若堯叟始以樞使加平章事嗣後遂有樞相之目然其體統終不如眞相之尊故欽若有遲我十年作相之語

參知政事趙安仁罷爲兵部尚書安仁畏謹精審特畱

意刑名內外書詔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先是帝議

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如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

門帝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罪也它日與王欽若從容
論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
仁帝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嘗爲故相沈義倫所知
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帝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嘗
諭王旦曰聞安仁在中書不親事奏對亦未嘗有一言
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
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
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帝曰能如是邪卿可諭之使更
宣力旦退以語安仁安仁曰上誤拔擢至此以不才斥
去空矣使與眾人騁辨取容安仁不爲也及罷政事仍

命同修史安仁雖貴顯簡儉若平素尤嗜讀書所得祿
賜多置典籍手自讎校近湖沿革衣冠人物悉能記之
以三司使丁謂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仍領修玉清
昭應宮使初翰林學士李宗諱與王旦善旦欲引宗諱
參知政事嘗以告王欽若欽若唯唯宗諱家貧祿廩不
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
事謝日所賜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諱負王旦私
錢旦欲引宗諱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擇賢也
明日旦果以宗諱名聞帝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
奉詔謁亳州太清宮猶未還卽命謂代之蓋欽若還薦

云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迹詭異
時論謂之五鬼 己丑以鹽鐵副使右諫議大夫林特
權三司使 壬辰殿前司言諸軍訴本軍校長斂錢節
營舍什物數少者望令鼓司勿受帝曰軍民訴事瑣細
者朕常寢而不行若明諭有司則下情壅塞矣不許
癸巳翰林學士楊億以疾賜告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
與李維路振刁衍陳越劉筠輩善當時文士咸賴其品
題或被貶議者過多怨誹于欽若驟貴億素薄其爲人
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已右相與
毀訾于帝帝素重億億求解近職優詔不許 淮南北

歲薄稔振卹倍至而言事者以爲流亾無算及丁謂使建安軍因令校其實數冬十月戊申謂言轉運使司具析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五州軍逃民數多者及百戶餘止三十戶繼有復業者時王隨爲轉運使戒所部出庫錢貸民市糧種歲終約輸絹以償故流亾者多復業并代州承受公事李宗政言火山軍南五七里或指地尺餘則火出蓋火德之應請建祠帝曰此山有火因山名軍其來舊矣宗政妄言耳當時所言祥瑞皆類此唯宗政爲帝所駁己酉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爲遼主生辰使宮苑使高繼勳副之舊制出使必假官繼

勲本秩既崇不復假官自是爲例

（一）異王曾有上契丹事一卷述遼之地里

頗詳宋人言遼事者多引之而出使年月宋史闕書遼史亦不載惟長編繫於五年今攷凍水記聞云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使邢祥頗肆談辨且矜其國中有賜鐵券者公曰鐵券者勲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親賢業遼史開泰元年賜皇弟秦晉國王鐵券曾所言指其事也那詳以是年知貢舉大年擢給事中故爲宋使館伴也今定作五年

辛亥遼主如中京

丁巳以

知制誥陳堯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皆用奏舉乃得京官而士有孤寒不爲人知者堯咨特爲陳其狀而擢之 自天書議起四方貢諛者日多帝好之彌篤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先是八日帝自言夢見景德中所睹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

汝祖趙某授汝天書將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元皇帝
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當斜設六位卽於延
恩殿設道場是日五鼓一籌先聞異香少頃黃光自東
南至掩蔽燈燭俄見靈仙儀衛天尊至帝再拜於階下
俄有黃霧起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坐侍從在東
階帝升西階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
召帝坐歛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之
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
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七月一日
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

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坐乘雲而去及曙召輔臣至殿指
示臨降之所又召修玉清昭應宮副使李宗諤劉承珪
都監藍繼宗同觀 己未札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
不原者咸除之兩京來年夏稅放十之二諸路十之一
賜致仕官全俸一年幕職州縣官先經省者權增五百
員任滿卽停 命丁謂李宗諤陳彭年與太常禮院檢
討官詳定崇奉天尊儀制以聞 庚申羣臣詣崇政殿
稱賀因賜酒五行而罷宴宗室諸親于萬歲殿 辛酉
帝以崇儒術論爲君難爲臣不易諭示王旦等旦等請
刻石國子監 詔以天尊降臨分命輔臣告天地宗廟

社稷 閏月丁卯命王旦爲躬謝太廟大禮使向敏中
爲禮儀使王欽若爲儀仗使陳堯叟爲鹵簿使馬知節
爲橋道頓遞使鸞駕儀仗舊用二千人有司請增爲七
千人從之 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
命保生天尊大帝有司請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爲
聖祖正殿東位司命殿爲治事之所 辛未躬謝太廟
六室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
爲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爲降聖節竝休假五日兩京
諸州前七日建道場設醮假內禁屠輟刑聽士民宴樂
京城張燈一夕改延恩殿爲眞遊殿重加修飾癸酉詔

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竝增置聖祖殿。乙亥詔上聖
母懿號元天大聖后。初宰臣以太祖諡號有與聖祖
名同者將議易之。帝曰真祖臨降皇家大慶也。六室竝
當增諡。乃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諡二字。有司言聖
祖母未有宮殿。望遣官於兖州曲阜縣壽邱奏告從之。
丙子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
上聖欽明仁孝不允。表三上從之。詔俟尊冊聖祖畢受
冊。丁丑謁謝殿。聖院太宗神御殿禮畢。詔於龍圖閣
取太平興國中舒州所獲誌公石以示輔臣。加諡誌公
曰真覺。遣知制誥陳堯咨詣蔣山致祭。後又加諡曰道。

林真覺令公私無得斥誌公名 戊寅改兗州曲阜縣
爲仙源縣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以奉聖祖及聖祖
母 有司言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所作今崇奉玉皇
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請帝自爲之戊子內出樂章十
六曲以示輔臣文舞曰發祥流慶武舞曰降真觀德
十一月甲午朔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宏文宣武尊道
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開
泰改幽都府爲析津府薊北縣爲析津縣幽都縣爲宛
平縣覃恩中外 癸卯遼以前遼州錄事張庭美六世
同居儀坤州劉興允四世同居各給復三年 甲辰遼

西北招討使蕭託雲奏準布沿邊諸部皆叛西北路招討都監蕭孝穆進軍哈屯城準布結五羣牧長扎拉阿都舊作查刺阿視今改等謀中外相應孝穆悉誅之乃嚴備禦以待餘黨皆潰 己酉詔黃帝故事自今凡降書詔非聖母文字外不得引用時學士院撰承天節教坊宴辭中有大電繞樞之語帝命宰相諭旨易之因降是詔 壬子改朗州爲鼎州 是月初置玉清昭應宮使令宰臣王旦爲之 十二月丙寅遼奉遷南京諸帝石像於中京觀德殿景宗及宣獻皇后於上京五鸞殿 先是詔丁謂等於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隲

王熙元言案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也爰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卽令謂等與內侍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 有司請改元武元冥元弋元栲竝爲眞字詔可 壬申改謚元聖文宣王爲至聖文宣王 遼賑奉聖州饑 己卯知天雄軍寇準奏獄空詔獎之 庚辰遼賜皇弟秦晉國王隆慶鐵券癸未劉晨言殿中高可垣中京畱守推官李可舉治獄明允遼主超遷之甲申遼詔諸道水災民有質男女者自明年正月始日計備錢十文價折備盡邊還其家歸州言其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從

之 丁亥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后性警悟 曉書史 問朝廷事 能記其本末 帝每巡幸 必以從衣 不織靡 與諸宮人無少異 莊穆既崩 中宮虛位 帝卽欲立之 后固辭 良久 將降詔 宰相王旦忽以病在告 后疑旦有它議 復固辭 於是中書門下請早正母儀 后卒得立 凡處置宮闈事 多引援 故實 無不適當 者 帝朝退 閱天下封奏 多至中夜 后皆預聞之 己丑 遣命諸鎮 建宣敕樓

六年

遼開泰二年

春正月癸巳朔 司天言五星一色

遼以

大冊禮成 邢抱質加開府儀同三司 守司空 兼侍中 王繼忠爲中京留守 檢校太師 戶部侍郎 劉涇加工部尙

書駙馬蕭紹宗加檢校太師耶律康溫

舊作控溫今改

加政事

令封幽王以裴元感爲翰林承旨邢祥爲給事中呂用
中翰林學士呂德推樞密直學士先是遼主獵雲中故
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
它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遼主嘗夢四人
侍側賜會人二口至是聞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
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以爲政事舍人

庚子詔自今凡夏定事宜竝令中書樞密院參詳施

行 丁未遼主如瑞鹿原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

舊作化哥

改今加政事令封幽王

戊申詔內臣將命于外干預州

縣公事及所在官吏不卽以聞竝置于罪凡內臣出使皆責知委狀敢妄奏它事者當伏軍令祖宗舊制也

甲寅帝謂宰臣曰羣臣出任受命後多以南北非僂爲訴向敏中曰國家任人豈容自僂當須釐革帝曰若所任非所僂則其心不安心旣不安則何以久於其事王旦曰僂從人欲實由聖慈丁巳以監察御史錢塘唐肅爲梓州路提點刑獄肅持法公正獄無冤濫故有是擢已未遒主錄囚烏庫迪里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叛右皮室詳袞舊作詳穩今改延壽率兵討之庚申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竝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司宮台正四

品在尙宮上著於令以婕妤楊氏爲婉儀 辛酉詔宗
正寺以皇屬籍爲皇宋玉牒 榮王元儼嘗侍宴頗多
言又嘗請石休吉伶人新隸教坊者作戲及赴北園御
筵有伶人少不中意元儼遽叱之將加捶撻宮寮皆莫
敢諫旣而對帝復請此伶人作戲帝不悅它日以語王
且等且曰今當召記室崔昉諭以親王喜怒過當必須
規正向敬中曰陛下友愛親賢小或不當必以禮約之
誠漸摩之漢旨且曰聞王罕與賓屬相見帝曰朕在東
宮嘗與宮僚款接楊彌邢曷日夕講誦今當儆戒之也
二月戊辰上御乾元樓觀酺凡五日 乙亥秦州言

海陵草中生聖米可濟饑 壬午遼以北院樞密副使
高正案視諸道獄 準布諸部之叛也蕭託雲僅能屯
軍自守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引兵救之託雲遣人誘
諸部皆降遼主以託雲始雖失計後得人心釋其罪仍
命領諸部託雲請益軍遼主詔讓之曰叛者既服兵安
用益前日之役死傷甚眾若從汝謀遼患何時而息遂
不發兵三月壬辰朔華格以西北路略平雷兵戍鎮州
行在 河北轉運使右諫議大夫盧琬被疾琬勤於吏
職所至以幹集聞詔遣中使挾太醫往視及卒帝甚悼
之時琬母八十餘無恙有詔琬子太常博士士宗特追

出命知懷州次子祕書丞士倫爲太常博士賦祿終喪
己亥問門奏後苑賞花曲宴羣臣有禮容懈惰者帝
曰飲之酒而責其盡禮亦人所難也宜且降詔戒諭之
詔京城徼巡宜參用馬步軍士時巡卒二人因寒食
假質軍裝賭博既不勝遂謀以五鼓未盡伺擊陌上行
人棄尸河流取衣物賈易以贖所質帝曰太宗朝巡警
兼用馬步卒蓋營校不同可以互相覺舉遂復其制
權知開封府劉綜言貴要有交結富民爲之請求或假
託親屬奏授爵秩緣此謁見官司煩紊公政請加抑止
庚戌下詔風厲各令自新繼今復然者重置其罪詔

富民得試銜官者不得與州縣官屬使臣接見如曾應
舉及衣冠之族不在此限 甲寅江南路提點銀銅鉛
錫胡則言信州鉛山縣開放水坑港兵卒死傷甚眾詔
遣使劾轉運司規畫乖當及提點刑獄司不卽聞奏之
罪其役徒休息之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
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
命乎籍爲羨餘釋弗誅 乙卯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
祖太宗尊像成以丁謂爲迎奉使李宗諤副之 夏四
月庚辰以樞密直學士李士衡爲河北都轉運使帝嘗
謂近臣曰議者言士衡用河北錢五十萬貫助東封致

令管內闕乏丁謂曰士衡貢東封見錢止十餘萬卽薪芻總計五十萬耳帝曰官吏覲於經畫輒以此爲辭當復任士衡責其集事以塞眾多之口故有是命其後積粟塞下至鉅萬斛 壬午太白晝見 五月辛卯朔遼主復命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西討華格方自準布還遼主將罷兵都監耶律世良上書曰華格以爲無事而還不思師老糧乏敵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遼主以爲然故有是命 辛丑國子監新修御書閣有赤光上燭長丈許直史館高紳等以聞 甲辰聖像至帝齋於長春殿百官宿齋於朝堂乙巳帝袞冕朝拜羣

臣朝服陳玉幣毋支酌獻具大駕鹵簿迎至玉清昭應宮擇日各升本殿丙午羣臣稱賀升建安軍爲真州鎔範聖像之地特建爲儀真觀 己未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宗諱卒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曹彬家耳因厚贖之宗諱風流儒雅內行淳至事繼母以孝聞二兄早卒奉嫂字孤閨門之內兒無常父賞延所及必先羣從及沒而已子有未仕者好賢獎善薦拔寒素士論歸之 遼耶律資忠國畱之弟也博學工詞章國畱旣爲太后所殺資忠年四十未仕遼主知之召補宿衛數問以

古今治亂資忠對無隱擢至中丞眷遇日隆時高麗貢
獻不時至六月辛酉朔遂主遣資忠使高麗索取六州
舊地比還高麗無歸地意由是爲權貴所短後高麗
史作左監
門備大將軍耶律行成卽資忠也而名與官俱異今從遼史 甲子監察御史張廩

上言天下曠土甚多請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檢括土
田帝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稅賦不均富者地廣
租輕貧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茲大弊
也王旦等曰田賦不均誠如聖旨但改定之法亦須馴
致或命近臣專領委其擇人令自一州一縣條約之則
民不擾而事必集矣 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

億嘗草荅遼人書云鄰壤交歡帝自注其側作朽壤鼠
壤糞壤等字億遽改爲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
有所改爲不稱職亟求罷帝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
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帝欲得億草制使
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
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億雖頗忤旨恩禮
不衰王欽若陳彭年等洩害之益加譖毀帝意稍怠億
嘗入直忽被召至禁中賜坐顧問出文乘數篋以示億
曰卿識朕書迹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
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趨出知譖者之言得行卽

謀退適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會得疾億遂西
謁告楊子與孔目吏中夕奔去先一日帝聞億母病遣
使者以湯藥金幣賜之使者及門則億既亾去矣朝論
譁然以爲不可帝亦謂輔臣王旦曰億侍從官安得如
此自便旦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置諸館殿陛下
拔擢至此責以公議誠爲罪人賴陛下矜容不然顛躓
久矣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罷之帝終愛其才踰月
命弗下億體素羸於是稱疾請解官辛未以億爲太常
少卿分司西京仍許就所居養療俟損日赴任 中書
門下請依宗正寺所奏降皇后三代父母名氏編入屬

籍詔從之 先天降聖節日令天下以延壽帶續命縷
保生酒夏相贈遺 以右諫議大夫陳彭年爲翰林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學士兼職自彭年始也甲戌帝作歌
賜彭年因謂向敏中等曰彭年詞筆優長擢居清近久
謚謹密常令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必具載經史
子集所出備而後已自非彊記何由至此敏中曰彭年
兼有器識丁謂曰彭年全才也豈止以文雅雍容侍從
至如參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見表帝漠然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通志卷第三十一 宋紀三十一 起昭陽赤奮若七月盡開禧 攝提格十二月九一年有奇

宋紀三十一

起昭陽赤奮若七月盡開禧 攝提格十二月九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六年

遼開泰二年

秋七月甲午改上九天司命上

卿保生天尊曰東嶽司命上卿祐聖真君初封禪畢詔上保生天尊之號至是以聖祖名稱相類故改上焉

景福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珪久病帝爲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爲規疾甚再表求罷丙申授承規安遠

畱後左驍衛上將軍致仕初承規欲求節度使帝諭王
旦旦不可翼日帝又曰承規俟此以暝目旦曰若聽所
請後必有求爲樞密使者此必不可帝乃止承規尋卒
乃贈鎮江節度使謚忠肅承規好伺察人多畏之帝崇
信符瑞修飾宮觀承規悉預焉作玉清昭應宮尤精麗
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其費
及宮成追贈侍中命塑像太宗像側以權三司使林
特爲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特善承上接下每見修宮使
丁謂必拜一日三見必三拜之與吏卒語欣欣惟恐傷
人人皆喜之 壬辰逆詳袞

舊作詳
禮今改

延壽奏烏庫迥里

舊作烏古部悉還故疆乙未西南招討使政事令色斡

斡烈今改言於遼主曰党項諸部叛者皆通黃河北其不

叛者合當烏彌舊作曷黨兩部因據其地今復西遷詰

之則曰逐水草又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不納若不早

圖後恐爲患遼主使招還故地不聽遼主怒欲伐之使

告李德明日今欲西伐党項爾當東擊毋失犄角之勢

仍令諸軍各市肥馬 至道末有司議以懿德皇后配

享太宗廟室或言淑德實當升侑議久未決時元德猶

未追崇而明德方在萬安宮都官員外郎吳淑駁議曰

禮緣人情事貴適變蓋處其事必有其實據其位必有

其功淑德懿德或佐潛蹤之前或承藩邸之際蓋未嘗
正位中宮母儀天下配饗之禮誠爲未允至若虛其祔
合無乃神理有虧求之前古實有同配夫母以子貴義
存存於漢昭卽位追尊母趙婕妤爲皇太后此聖賢之
通義也賢妃李氏誕生聖嗣天下蒙福而擬議不及臣
竊惑焉唐開元四年睿宗昭成皇后祔廟而肅明初享
儀坤至二十年又迎肅明神主升於太廟知與寶后同
配明矣則竝位兼配於義何嫌伏請行追崇之命以賢
妃李氏處尊極之地升於清廟居同配之位其淑德懿
德依舊享於別廟庶協禮中淑議卒不行賢妃尋妃號

皇太后但享別廟而已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宗正寺趙湘復以爲請始令禮官參議庚子中書門下言元德皇太后未升侑於宗祊止奉祠於別廟誠遵典故尙鬱孝思竊念后稷諸侯故姜嫄異祭於帝嚳開元王者故昭成祔饗於睿宗舊典可知輿情難奪今與禮官參議請改上徽名曰元德皇后升祔太宗廟室近臣及文武官繼表陳請詔從之有司請升祔元德於懿德之上詔曰尊親之道蓋惟極致在於陟降非敢措辭惟以祔廟之歲時用爲合享之次序恭以元德神主祔于明德皇

后之次 初知濱州呂夷簡上言請免河北農器稅帝

日務稽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癸卯詔諸路勿稅

農器尋命夷簡提點兩浙路刑獄 丁酉遼以特哩袞

舊作楊耶律迪里舊作濼為南府宰相以太尉鄂格舊

隱今改為特哩袞戊申遼以敦睦宮子錢賑貧民 己酉

亳州官吏父老三千餘人詣闕請車駕朝謁太清宮召

對崇政殿慰賜之 遼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舊作化

經略西境與遼將接聞蕃部逆命居翼只水華格徐以

兵進準布舊作阻部長烏巴舊作烏望風奔潰獲牛馬

及輜重都監耶律世良追準布餘眾至安真河大破之

攷異遼討準布事本紀及蕭托雲傳姓名 王子詔自

多互異今據耶律華格及世良傳合書之

今文武官特奉制旨專有處分卽爲躬親被受犯者以
違制論自餘例受詔敕概行條約非有指定刑名者各
論如律無本條者從違制失斷先是違制之法無故失
率坐徒二年翰林學士知審刑院王曾建議乃降是詔
未幾有犯者曾斷以違制失帝不懌曰如是無復有違
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知制書儻如陛下言亦
無復有失者帝然之自是決徒者差減帝嘗稱其協中
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旣退使謁者諭曰嚮思卿甚
故不及御朝服其見禮如此 癸丑詔在京諸軍選江
淮習水卒於金明池試戰棹立爲水虎翼軍置營池側

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取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不復舉帝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 乙

卯遼封皇子宗訓爲大內特哩袞

依異遼史皇子表無宗訓之名惟聖宗第

四子鄂格字洪隱開泰二年爲特哩袞是鄂格卽宗訓遼史紀表多互書其名往往若係兩人今合攷書之

丁巳文武羣臣上表請駕幸亳州謁太清宮 八月庚

申朔詔以來春親謁亳州太清宮先於東京置壇回日

恭謝天地如南郊之制 辛酉以參知政事丁謂爲奉

祀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謂仍判亳州增

置官屬如汾陰之制 己巳以起居舍人陳堯咨爲工

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長安多仕族子弟恃

蔭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堯咨至子弟亾賴者皆惕息
然用刑過酷議者病其殘忍 庚午詔加上真元皇帝
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改起居院詳定所爲
禮儀院以兵部侍郎趙安仁翰林學士陳彭年同知院
事 壬申樞密使王欽若等上新編修君臣事迹一千
卷帝親製序賜名冊府元龜編修官竝加賞賚 丁丑
參知政事丁謂上新修祀汾陰記五十卷 九月乙卯
以翰林學士晁迥等爲遼主生辰使帝謂輔臣曰向者
東封西祀皆遣使馳書告契丹今謁太清宮密邇京師
重於遣使就令迥等以此意告之可也使還有言迥與

遼人勸酬戲謔道醉而乘車皆可罪帝曰此雖無害然
出使絕域遠人觀望一不中度要爲失體王旦曰遠使
貴謹重飲酒不當過量帝然之 冬十月辛酉祔元德

皇后于太宗室 乙丑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貢助奉祀

絲綿縑帛各二十萬詔獎之 遼主駐長湫丙寅詳袞

舊作詳張瑪囉舊作馬獻女真人知高麗事者遼主問

之對曰臣三年前爲高麗所擄爲郎官故知之自開京

車馬行七日有大砦廣如開京劄州珍異皆積於此勝

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大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行由前路

取哈斯罕舊作易蘇女真北直渡鴨綠江竝大河而上

至郭州與大路高麗可取也道主以高麗不歸六州地

欲伐之頗采其言

攷異女真人言高麗事徐氏後編繫於開泰元年四月今從遼史作二年

十月 丁卯三司備內藏庫錢帛五十萬以備奉祀賞給

癸酉謁玉清昭應宮 甲戌命直集賢院石中立等

修車駕所過圖經以備顧問中立熙載子也 龍圖閣

待制孫奭上疏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

將祀太清宮外議籍籍以爲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

以明皇爲令德之主邪明皇禍敗之迹非獨臣能知之

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

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乃詔諭以識理不

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
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
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帝以爲封泰山祀汾
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
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
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
然知爽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弗斥也 十一月甲午
遊主錄因 遊耶律華格之西討也歸路由拜賈喇舊
白拔烈遇阿薩蘭回鶻掠之都監珠哩舊作裏從後至
今改謂華格曰君誤矣此部實效順者華格悉還所俘諸蕃

由此不附及還遼主使案其罪癸丑削其幽王爵以侍
中遙領大同節度使尋卒 甲寅丁謂自亳州來朝獻

芝草三萬七千餘本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會之

致異遼史

不載今從宋史

甲子遼北院大王耶律世良爲北院樞密使

以宰臣劉晟監修國史蕭孝穆爲西北路招討使 丙

寅以兵部尙書寇準權東京畱守

辛未內出丁謂所

貢芝草列文德殿庭宣示百官從寇準請也

壬申酌

獻天書於朝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宮及太廟

乙亥幸

開寶寺上清宮己卯幸太一宮

兵部郎中龍圖閣待

制孫奭自言父年八十二家居鄆州求典近郡以優侍

卷癸未命知密州夷請扈從還赴任從之 是歲遼放
逐士鮮于茂昭等六人

七年遼開泰三年春正月己丑遼主錄囚 準布部長烏巴

朝於遼封為王 甲午高陽關言副都部署英州防禦

使楊延昭卒延昭卽延朗智勇善戰所得俸賜悉犒軍

未嘗問家事性質素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

率同甘苦遇敵必身先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為用在

遼二十餘年遼人憚之目曰楊六郎訃聞帝嗟悼遣中

使護喪而歸河朔人多望柩而泣官其三子 乙未遼

主如渾河丁酉女真鐵驪遣使貢於遼 壬寅車駕奉

天書發京師 丙午至奉元宮齋於迎禧殿判亳州丁
謂獻白鹿一靈芝九萬五千本 戊申奉聖號冊寶于
庭拜授攝太尉王旦持節載以玉輅詣宮奉上攝中書
令丁謂讀訖置玉匣中巳酉三鼓具法駕赴宮五鼓帝
奉玉幣酌獻讀冊文命太尉封石匣帝又詣先天觀洞
霄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真元觀周覽還奉元宮曲
赦亳州及車駕所經升亳州爲集慶軍節度改真源縣
曰衛真縣給復二年奉元宮曰明道宮 司天言含譽
星見 庚戌發衛真縣次亳州謁聖祖殿御奉元均慶
樓賜醮三日 壬子詔所過頓遞侵民田者給復二年

甲寅發亳州 乙卯次應天府羣臣言天書升輦有雲五色如花又黃雲如人連袂翊輅而下 丙辰升應天府爲南京正殿榜以歸德仍赦境內及東畿車駕所過縣流以下罪御重熙頒慶樓觀醮凡三日改聖祖殿爲鴻慶殿 是月遼主改潢河濱復偕后獵于瑞鹿原 二月丁巳朔發南京 雍邱邢惇以學術稱隱居不出帝之幸亳也王曾薦之及還自亳召對問治道惇不對帝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帝悅除許州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乃見其敕與廢紙同束置屋梁間

戊午次襄邑縣皇子來朝庚申夏州趙德明遣使詣行

闕朝貢 辛酉車駕至自亳州 戊辰大風揚沙礫百

官習儀於恭謝壇有墜幘者 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

萬貫 己巳帝宿齋于玉清昭應宮之集禧殿庚午行

薦獻之禮遂赴太廟辛未饗六室壬申恭謝天地于東

郊還御乾元門大赦內外文武官悉加恩諸路調放租

賦有差 遼耶律資忠之還自高麗也權貴數言其短

出爲上京副留守是月復遣使高麗索取六州地高麗

留弗遣

攷異耶律資忠再使高麗紀作三年傳作四年高麗史云顯宗六年四月契丹使將軍耶律行

成又索六州約留弗遣行成卽資忠顯宗六年卽開泰四年也似當從傳然遼於三年夏末已用師於高麗四

年春夏閒構兵未已無庸遣使索地以事勢度之當是三年遣使索地迷地既不歸使復被縛遂以是爲舉兵之詞耳今從
本紀書之 三月庚寅以奉祀禮成大宴舍元殿

庚子遼遣北院樞密使耶律世良城招州 丁未以皇子受益爲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給俸錢二百千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中外係望今朝獻禮成願特降制命帝雖從之而謙讓未加王爵舊制國公會邑三千戶今止千戶有司之誤也皇子卽後宮李氏所生於是五年矣劉皇后以爲己子使楊婉儀保視之 青州民趙嵩年百一十歲詔存問之 戊申遼命南京奉聖平蔚雲應朔等州置轉運使 夏四月戊午遼詔南京管

內毋淹刑獄以妨農務 庚申三司偕內藏庫綾十五萬匹 帝謂宰相曰聞永興陳堯咨用刑峻酷有資隨者提點本路刑獄頗復伺察人過以激怒之欲使內外畏憚成其威望此不可不責也辛酉徙隨京西路後數月堯咨言導龍首渠入城以給民用有詔嘉獎因曰決渠濟之不若省刑以安之乃副朕意也 癸亥烏庫舊作烏古部叛遼 丙子遼以西北路招討使蕭孝穆爲北府宰相賜忠穆熙霸功臣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孝穆廉謹有禮法時人稱之 舒王元偁薨帝臨哭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曹王諡恭惠元偁好學善屬文性慈恕有集

帝爲之序藏祕閣 沙州曹宗壽死子賢順自爲留後

奉貢請命於朝是月以賢順爲歸義軍節度使賢順亦

遣使貢於遼致異曹賢順遼史作曹順蓋避景宗諱去賢字 五月壬辰命右

僕射平章事王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 初錢塘江

隄以竹籠石而潮啣之不數歲輒壞轉運使陳堯佐與

知杭州或綸議易以薪土有害其政者言于朝以爲不

便參知政事丁謂主言者以絀堯佐堯佐爭不已謂既

徙綸揚州癸未又徙堯佐京西路發運使李溥請復籠

石爲隄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堯佐議隄乃成

乙未詔模刻天書奉安於玉清昭應宮 修玉清昭應

宮使丁謂表請御製本宮碑頌及御書額從之 庚子
太常博士鄧餘慶坐受誓戒不及在法私罪當劾舉主
詔釋之帝因謂宰相曰連坐舉官誠亦不易如此公坐
猶或可矜其有本不諱知勉徇請託及乎曠敗何以逃
責王旦曰薦才實難士人操行往往中變帝曰然拔十
得五縱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蓋不少矣旦曰求人之
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曠敗亦如其言而坐之太祖
朝有自員外郎與所犯州縣官同除名者太平興國初
程能爲轉運使舉官至濫人多鄙之帝曰朝廷急於得
人苟不令薦舉則才俊在下無由自達求人之要固無

出於此也 丙午府州言知州興州刺史折惟昌卒先是河東民逃糧赴麟州當出兵爲援惟昌時已屬疾或請駐師浹旬以俟少閒惟昌曰古人受命忘家死於官事吾無恨也卽引眾冒風沙而行疾遂亟帝遣使扶轎診視弗及於是命入內供奉官張文質馳往護葬所須官給以其弟惟忠知州事錄其二子官 禮部侍郎馮起請致仕帝顧宰相問其年王旦曰起清名素履指紳少及年實七十以誠引退帝曰起謹畏寡過亦可嘉也戊申授戶部侍郎致仕 六月壬戌遣使齋御藥賜景靈宮朝修使王旦癸亥旦入辭又賜製衣金帶鞶勒馬

詔自京至兖州察吏治民隱聽以便宜行事 河北緣
邊安撫司言有自北界市馬三匹至者已牒送順義軍
帝曰如聞彼國擒獲鬻馬出界人皆戮之遠配其家甚
可閔也宜令安撫司自今如有此類俟夜遣人牽至境
上解羈縱之 乙丑河北緣邊安撫司上制置緣邊浚
陂塘築隄道條式畫圖請付屯田司提振邊守從之又
言於緣邊軍城種柳蒔麻以備邊用詔獎之 庚午夜
京師新作五嶽觀東北黑雲中見星如晝有旌纛甲兵
之狀觀者喧怖而丁謂以祥瑞聞詔建道場 壬申封
婉儀楊氏爲淑妃始皇后爲修儀妃爲婉儀幾與后埒

凡巡幸皆從榮寵莫比如通敵有智思周旋奉順后親
愛之 乙亥樞密使王欽若罷爲吏部尚書陳堯安爲
戶部尚書副使馬知節爲潁州防禦使欽若性傾巧敢
爲矯誕知節薄其爲人未嘗詭隨帝嘗以喜雪詩賜近
臣而誤用菊韻王旦欲白帝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
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退避密以聞已而帝諭二府曰
前所賜詩微欽若言幾爲眾笑且唯唯知節具斥其姦
狀帝亦不罪也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
餘皆匿之既退卽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于帝前
願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欽若寵顧方淡知節愈不

爲之下爭於帝前數矣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
議行賞欽若堯叟請轉一資知節云遺臣久無立功者
請重賞以激其餘議久不決帝趣之知節忿恚因而訐
欽若之短旣而不暇奏稟卽超授懷信等官帝怒謂向
敏中等曰欽若等議懷信賞典始則稽留不行終又擅
自超擢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爲己任近位如此朕須束
手也又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無大小動輒爭競知節
又歷詆朝列審官兩制三館諫官御史都無其人其薄
人厚已如此於是三人者俱罷知節尋出知潞州以
兵部尙書寇準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準未

告謝命向敬中權發遣樞密院公事自是樞密皆罷卽
命宰臣權發遣如敬中例 驛召知鎮州王嗣宗卹延

都部署曹利用赴闕 遠合國舅二帳爲一帳以伊勒

希巴

舊作夷离
不今改

蕭迪里

舊作敵
烈今改

爲詳袞

舊作詳
穩今改

以總之

丁丑司空致仕張齊賢卒帝甚悼之遣中使祭賻贈

司徒謚文定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晚歲以三公就

第康寧福壽人罕其比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

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人以此少之 庚辰帝作

閔農歌又作讀十一經詩賜近臣和 是夏遼主遣國

舅詳袞蕭迪里東京留守耶律達實

舊作團
石今改

進討高麗

造浮梁于鴨綠江城保宜義定遠等州

攷異是夏肅迪里伐高麗至明

年夏始旋而本紀不言其勝負迪里傳并不載是年伐高麗事據東國通鑑云冬十月契丹遣國舅詳袞蕭迪里來侵通州興化鎮將軍鄭仁勇別將周演擊敗之斬七百餘級溺江死者甚眾疑遼師小衄而遼史諱言其敗也但繫月稍異今姑從遼史 秋七月乙酉朔遂主如平地松林

辛卯左神武統軍檢校太師錢惟治卒帝聞其子孫甚眾婚嫁闕乏詔優其賜賚初議贈官例當得東宮保傅帝以惟治忠孝之後特贈太師錄其四子并外弟子壻親友竝甄擢之 壬辰廣州言知州右諫議大夫邵燧卒州城瀕海每蒞舶至岸嘗苦颶風燧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及被疾吏民禱買集僧寺設會以禱之其卒也

多隕泣者 遼主多卽宴飲行誅賞北府宰相劉慎行
諫曰飲時以喜怒加威福恐有未當遼主悟遂諭政事
省樞密院凡酒閒命官釋罪毋卽奉行明日覆奏 癸
卯太白晝見 甲辰以同州觀察使王嗣宗內客省使
曹利用竝爲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 戊申王旦至自
兗州言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等八人泣事幹集
望賜詔褒諭萊州通判徐懷式等三人頗無治聲望令
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謂且曰公爲元宰將命
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不遂超擢無乃太輕乎且
曰旣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

大嫌也人內押班周懷政與旦同行或請問必俟從者
皆集整衣冠見之白事已則退未嘗私焉議者以爲得
體 八月甲寅朔置景靈宮使以向赦中爲之 是日
遊主如沙嶺 甲子以參知政事丁謂爲修景靈宮使
權三司使林特副之 祕書監分司西京楊億以疾愈
求入朝帝謂王旦曰億文學無及者然或言其好竊議
朝政何也旦曰億諧諛過當則恐有之訕諱之事休其
必無也戊辰命億知汝州旣而監察御史姜遵奏億頃
以母疾擅去闕廷所立屏迹衡茅盡心甘旨忽求鎮郡
僕屬要君請罷之帝曰億前告歸本無終焉侍養之請

今以疾愈求入朝故特與郡遵未諭此意耳詔中書召
遵諭之。甲戌河決澶州。丙子詔自今差發解知舉
等授敕訖卽令閤門祇候一人引送鎖宿無得與僚友
交言違者閤門彈奏如所乘馬未至卽以廢馬給之先
是翰林學士王會知制誥錢惟演授敕於武成王廟試
經明行修服勤詞學人與翰林學士李維偶語長春殿
門又至審刑院伺候所乘馬遲留久之維會同在翰林
會妻維姪也時會妻將產子故會屬維以家事東上閤
門副使魏昭亮意會受維請託密以聞押伴閤門祇候
曹儀亦具奏卽令會維分析詞與惟演同釋會等因有

是詔、丁丑命內侍都知閻承翰奉安太祖太宗聖像
于南京鴻慶宮 九月甲申朔詔自今制置發運使不
隸官品其著位並在提點刑獄官上 丙戌含譽星再
見 辛卯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
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以來年正月一日躬申薦告
帝御景福殿試亳州南京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舉人
得進士絳州張觀等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一人賜及第
除官如東封西祀例 帝謂宰臣曰近歲舉人文藝頗
精孤貧得路然爲主司者亦大不易徇請求則害公絕
薦託則獲諂王且曰今郡縣至廣人數亦赫必須臨軒

親試至于南省解發非朝廷特為主張則雖責成主司亦難以集事也 遼耶律世良選馬駝於烏爾古舊作烏古

今部會德呼勒舊作敵烈今改部人伊喇舊作夷利今改殺其詳袞而

叛鄰部皆應世良遣人招之降其數部 辛丑號州防

禦使邪寧環慶路副都部署荆嗣李錄其子嗣起行開

以勞居方面凡百五十戰有功未嘗自伐臨終戒其子

曰吾聞累代為將其後不與汝輩當益修謹也 癸卯

以奉上玉皇聖號分命輔臣告玉清昭應宮郊廟社稷

初開封府解服勤詞學進士二十五人為下第者別

既所訟其十三人以寓貫皆奔竄潛匿有司追捕五日

奏曰陛下搜羅才俊今乃變爲囚繫恐傷風教且科舉之設本待賢德此輩操行如此望特出宸斷以懲薄俗帝曰此蓋官司過誤其富貴者當竝釋罪漑付外州鞫管旣而御史雷澤高弁上言漑訟事得實被責太過帝以問旦旦曰漑訟本非公心據款乃俟其得解則訟此搢紳之蠹賊朝廷黜其無行諫官所宜樂聞弁妄行對奏由是觀之向非聖斷明哲辨舉子誤犯則須連坐府縣御史抨彈甚無取也帝然之弁尋以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 丁未詔自今舉人如本貫顯無戶籍及離鄉已久許召官保明於開封府投牒取解 壬子

以將作監丞李惟簡爲太子中允致仕別賜錢三十萬
惟簡穆子也性沖澹不樂仕進屏居二十餘年帝特召
對而命之初召惟簡使者不知其所止帝令至中書問
王且然後人知惟簡乃且所薦也且所薦士甚多類不
以告人其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
士多且所薦者 帝嘗觀書龍圖閣得王禹偁章奏嗟
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言其子嘉言舉進士及第爲江
都尉頗勤詞學而家貧母老是日亦召對特授大理評
事 遼耶律世亶遣使獻德呼勒部俘 冬十月甲寅
朔遼主如中京 高麗方與遼構兵遂遣使入貢帝問

宰相王旦曰高麗久失進奉今許其赴闕契丹必知之
王欽若曰此使到闕正與契丹使同時旦曰外蕃入貢
以尊中國蓋常事耳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帝曰卿
言濶得大體戊午詔登州置館以待之 甲子玉清昭
應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
丁謂以夜繼晝每給一壁給二燭遂七年而成軍校工
匠第賞者九百餘人 河北提點刑獄司言博州獄空
百三十九日宰相言天下奏獄空者無虛月唯此日數
稍多特令降詔獎之 十一月癸未朔以樞密副承旨
張質爲都承旨質在樞要幾五十年練習事程精敏端

愆未嘗有過舊本院吏早有遷至都承旨者帝素知其廉謹故授之嘗召問五代以降洎國初軍籍夏易之制且命條其利害質纂爲三篇目曰兵要以進帝覽而稱善 乙酉濱州河溢 丙戌謁玉清昭應宮宴近臣於集禧殿己丑加玉清昭應宮使壬旦司空修宮使丁謂工部尙書夏置玉清昭應宮副使卽以謂爲之 壬辰御乾元門觀醮五日 戶部尙書陳堯叟上汾陰奉祀記三卷 乙未鄜延路鈐轄張繼能言趙德明進奉人挾帶私物規免市征望行條約帝曰戎人遠來獲利無幾第如舊制可也 己酉置玉清昭應宮判官都監以

左正言夏竦爲判官內殿承制周懷政爲都監王旦之
爲景靈宮朝修使也竦實掌其牋奏竦嘗臥病旦親調
藥飲之數稱其才因使教慶國公書又同修起居注及
是爲判官皆旦所薦也初丁謂欲大治城西礮場醜金
水作后土祠以擬汾陰睢上林特欲跨元武門爲複道
以屬玉清昭應宮李溥欲致海上巨石于會靈池中爲
三神山起閣道羣臣亦爭言符瑞竦獨抗疏以爲不可
其事遂罷及爲判官居月餘乃奏寶符閣奉神果寶旦
起視之無有俎滓狼籍左右殆神食之云 知秦州張
告言蕃部倂擾已出兵格鬪望量益士卒王旦曰今四

方寧輯契丹守盟西戎入貢蕃翰之臣宜務鎮靜帝曰
邊臣利於用兵殊不知無戰爲上頃歲河北請增邊兵
王欽若等亦惑其言惟朕斷以不疑終亦無患 十二

月癸丑朔日當食不虧

己未作元符觀初每歲天慶

節就左承天祥符門設齋幕啟道場帝以車騎往來喧
雜乃命葺皇城司解舍新望爲是觀堂卽劉承規所創
景德末司命臨降處也 丁卯權知高麗國事王詢遣
奏告使尹證古及女真將軍大千機以下凡七十八人
以方物來貢詢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久不得通請降
皇帝尊號正朔詔從其請詢又言大千機自稱父兄曾

入覲其兄畱弗歸茲行遂往尋訪又河北居民竄文顯
等十七人先爲契丹所掠投奔高麗詢亦遣還令歸本
貫帝深嘉其意待證古甚厚是歲選放進士張用行
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